

古書彙編

上

					漢書門
			九四	五	
		七一	五		
二六	一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九	九	九	九	漢
四	四	四	四	書
五	五	五	五	
二	二	二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儒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55
冊數	2 (1)
函號	299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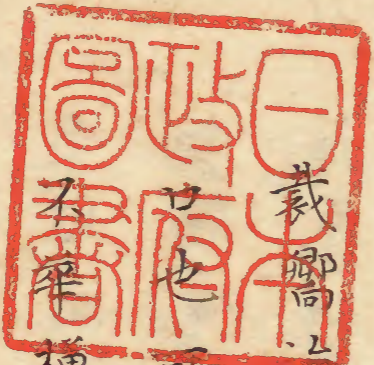
299-114



蘓原先生吉齋漫錄序

淺草文庫

武廟時有蘓原先且云宮銓曹忤當時意旨以風



裁嚮海內今中外法臣赦于禫狀莫所借言所云
也所倂兼之武林共其嗣居備察案見其質而
橫而不藻眇々雅韻蓋掌心識之為名家駘

初不知為先生子也一日逡巡進若有所懇情已
而出一縮亦曰此不肖先君子籍以竝初德而錄
三不巧者不肖實產飯士釜置之有掌每以報先
居於地下思得公一言序之不佞謝不敏退而卒

業乃知其言粹于明道而參之陽明啓二賢之局
崇以出之者未文之曰工土行之日徬久已雖曰
文以載道不尚于華言以技微不鏤于米而帛菽
粟得需於用珍竒海錯難以養生今殆不然不需
于用而需於合不為養生而為樹觀之者廁目作
者鬪心目力愈窮心迹愈劉至如割裂伽巖濫觴
莊老殫豆管韓祇袷秦漢曉々焉騁一家之說自
謂物荆山之玉握雷地之珠蚩宣尼輩出何從而
返故吾便世不及之奈何蘇原先生以斯言見也

抑欲期世之及者乎不然言以人重人以行著即
虞仲翔必期知亡于于載揚子雲猶勝紙價于覆
瓿况先生之行素重於世表々在二子之上安知
世每桓彈出而識先生之言為理言而今世之及
走者不景從乎然則言亦不得與時相尤昔人著
書藏之名山大川恐世尤之耳彼未掌與世尤也
先生之言未掌與世尤世上未掌尤之故不藏名
山大川而授之嗣居々々奈何尤之而不傳于世
盖掌闡三襲氏矣不忍先人之一言而存之々々

是以不得也。質于不佞之傳之意，也不佞非拒諫，從而傳之曰：「理言非時言，世寧有刺謬我者。」萬曆庚子陽月，豫章劉洪謨謹撰。

吉齋漫錄

正德辛巳進士蘇原山人濡湏吳廷翰著

嘉靖庚戌進士男吳國寶編

萬曆丁亥進士男吳國寅利

虎林後學施紹勳校

漫錄者漫然而錄之，非有先後次序，亦非有規微摹擬。若立言者然也。天下之理日輪，每窮聖賢相繼發明，哉！每餘蘊輪，愚每所知，其於是理，蓋掌求之，亦惟取其不疑乎心，不戾乎聖人者，而以為是。

耳故凡百所見或得於積思或得於偶悟皆隨筆
制記以備遺忘資考問學之為道當如是也若夫
依憑者當同揣摩者疑似自是者穿鑿同志君子
高確討正庶幾乎三者之夫不免乎嘉靖癸卯三
月十一日乙卯

何謂道一陰一陽之謂道何謂氣一陰一陽之謂
氣然則陰陽何物乎曰氣然則何以謂道曰氣則
道之昂氣天地之初一氣而已矣非為所謂道者
別為一物也並出乎其間也氣之混淪為天地萬

物之祖至尊而無上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
及其分也輕清者敷施而發散重濁者含翊聚而凝
結故謂之陰陽也既分而儀四象五行四時萬
化萬彙皆由此出故謂之道太極者以此氣之極
至而言也陰陽者以此氣之有動靜而言也道者
以此氣之為天地人物所由以出而言也非有二
物然又以其變易則謂之易生生謂易是也靈妙
則謂之神陰陽不測之謂神是也為天地人物之
所生成則謂之性成之者性是也曰然則何以有

理氣之別曰理也去氣得其理之名亦猶變易之
謂易不測之謂神之類非氣之分別有理之先儒
以陰陽為氣以道為理是亦一陰一陽之謂道之
義而他求之過也夫論道之書以易為宗而言以
孔子為準反而求之以吾心自信者為實今論道
不本諸易而求言未合乎孔子反覆之不得乎吾
心則雖先儒為說亦且身以為未安而又安可聽
憑一切以為然乎

一陰一陽之謂道程子謂離了陰陽使無道所以
陰陽是道也又曰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
道也朱子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當雖合者又曰陰
陽是氣不是道可以為陰陽去乃道也又曰陰陽
只是陰陽道使是大極揆是數說不能全陰陽
以言道然其曰可以為陰陽終是有一物以為陰
陽先也其曰道使是大極之極生陰陽終是有道
而後有陰陽之其曰離了陰陽便無道其下以形
影喻之似又先有陰陽而後有道之其曰常離合
者夫可離可合終是道自道陰陽自陰陽也反覆

求之不唯義有未明而其為說亦自有不相合者
若其不立已見只據聖人之言以陰陽為道則太
極性命理氣等名義皆可一貫而無疑矣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也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此孔子之言與一陰一陽之謂道其
說同也天陰陽合之所謂氣也仁義所謂理也天
以理氣為二物則氣乃天之道理乃人之道字天
獨得其氣人獨得其理字若天以氣言而理在其
中人以理言而氣在其中不牽合神湊若謂陰陽

即理仁義即氣時以天人異名其為義何共明白
正大而無疑也

氣之為理殊每可疑蓋一氣之始混沌而已每氣
之名又安有理之名乎及其分而為兩儀為四象
為五行四時人物男女古今以至於萬變萬化秩
然井然名有條理所謂脈絡分明足已比氣之所
以又名為理也若其雜揉不齊論然紜紜錯為災
異為妖珍為濁亂則誠若不得其理矣然亦理之
可有也安得以理之所有者而疑以為非理哉

朱子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有此理又曰當初
元每一物只是有此理太極解曰上天之載每聲
每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亦是此意蓋
以上天之載詣理而造化品彙指氣也老子道生
天地之說意亦若此此愚所以斷然敢以理氣為
一物而一陰一陽之謂道不必添註而自明也不
然則夫子論道不若先子之直截矣

每極而太極本每可疑蓋太極者言此氣之極至
而每以加尊稱之也每極者又所以秋大極之義

若曰太極者乃每極之謂故下文亦曰大極本只
是每極又曰每極之直而不言大極見每極只是
太極問子之意蓋亦恐有疑於二極之說音故再
舉以明之也

明道先生曰係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唯此語載得上下
最分明原來以此是道要在人嘿而誠之也又曰

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之
亦器此處論道最精朱子有曰一陰一陽往來不
息即是遍之全體此語與明道有相合處其他則
不然蓋主伊川之說也

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色無臭其体則謂之易
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
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於中又發
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此等語極精蓋上天之
事只是氣理即氣之條理用即氣之妙用命於人

即氣為之命至於浩然之氣則直指而言亦非有
出於無聲無臭之命也故曰主之至則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知俱是以氣言即理也不可
以性命為理太和為氣蓋此氣出於之賦而為人
物之所受曰性命此氣流行以生人物細縕而冲
和曰太和各正者人物各得一氣也保合者人物
共一氣也性命如小德川流太和加大德散化
太極動而生陽云云即一氣之動處為陽靜處為

陰蓋太極一氣耳。抑其動靜而以陰陽名之。非陰陽至此而始生也。動靜互為其根。言陰陽之体本一合陰分陽而兩儀立。乃其用之二也。詐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分陰分陽而儀立為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而業氏又引邵子体在天地後用走天也。先為言非未者矣。只是理氣未能寂然。所以不敢以陰陽為道而愚。敢斷然以氣為理。豈有別說。亦只據一陰一陽謂道也。言思而得之也。氣得其理則為理。每難曉者。

然理之名亦只始。浩易之窮理窮理者窮此而已。猶所謂窮神云。尔神者陰陽不測。理則陰陽得其理。故皆曰窮。先儒蓋謂理者不雜於氣者也。若謂理者氣之不雜者也。則幾矣。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生四象。此虽為易害言。大地間道理家是如此。太極因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季。又曰每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四時之行人物之生。皆有待於五行也。抑造化至理似未。

必然若太極始生陰陽陽輕清而上浮為天陰重
濁而下凝為地是謂兩儀蓋一氣之所分也陰陽
既分為天地之々々又各自為陰陽可以謂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天以陽為立天
之陽合地之陰曰少陽合地之陽曰太陽之陰
為主地之陰從天之陽曰少陰從天之陰曰太陰
是謂四象蓋二氣之所分也四者流余進退消長
溫涼寒暑以漸而變是為四時其類則少陽為春
太陽為夏少陰為秋太陰為冬乃其自然之序四

者變合交惑疑聚極盛乃成其類則少陽為木太
陽為火少陰為金太陰為水乃其自然之化則此
四物是亦四象之所為而與人物並生同化於天
地者豈有水火金木既生之後質具於地而氣待
於天四時乃及待之以行人物乃始惑之以生乎
無是理也若曰未有此質也先原有此氣以致四
物化生其後主人生物亦藉此氣故舉而敏之非
必待其質具而後氣行也然氣未成質不通陰陽
二著名以四象猶為指氣而言其曰水火金木則

皆物已成質之名乃復批質而追述其氣乎窮謂
聖人為儀四象之說為得造化至理不必附以五
行而後是也

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曰乾知大始坤始成
物傳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論造化蓋如
此

五行之說始見於書之耳誓而詳於洪範乃土物
既有之後人号为政以其當行故序而名之耳後
人見供範列共五事之先不得其說遂以為大行

而補述於此運蓋漢儒之附會非聖人之言也亦
猶書言七政而註以日月五星當之而不知舜在
璿璣玉衡蓋察天時以為政即經言行之典政其
義如此而皆授之以天其誤一也若太極兩儀之
後必待五行乃成四時而生人物厥惟妙理則聖
人作易何不取象於五而遂自四而八乎若以四
象當之則鉅其一以八卦當之則餘其三太極因
說本以為易兩儀之後輒入五行而不言四象何
也

五行之說人君行政之名而誤以為天之運也耳
誓謂侮咸五行洪範謂汨陳其五行若次金木水
火土為言則何為威侮何為而治陳之乎漢儒一
誤致使陰陽五行家紛々其說不足為辨獨太極
一圖出於大儒而亦授此後人安得不深信之也
太陽為火少陽為木少陰為金太陰為水其理始
何蓋極以取火木木陽也然水漬之而後生是陽
非極盛使陽盛如火則水不能漬矣故曰少陽雖
以取水金木陰也然火鑠之而始精是陰非極盛

故曰少陰使陰盛如水則火不能殺矣火炎上而
光明其精為日故曰太陽外影而言其體本陰者
以地之陽猶從陰化也水洄下而凝靜其精為々
故曰太陰內影而言其體本陽者以天之陰猶從
陽化之若論其始生心火為先水次之木次之金
又次之蓋火初有氣而始形水初有形而為質木
有質而方實金有質實而既堅而天一生水等說
猶難為拙也若夫木之為春火之為夏金之為秋
水之為冬則各以陰陽之氣初生極盛言之亦皆

自少而太以為次序而非有取於木火金水之金
而始為四時也蓋四時之行乃四象所為而四物
者亦為四象所化各配以類而已至於相生相剋
之說多有未究謂水生木木生火是也若火之生土
煨燧之未誠亦有之然水之濁木之腐謂不能生
土乎土之生金水為土之血木為土之毛謂不能
生水與木乎謂水克火火克金是也金之克木以
其形傷然火之焚也并減其形謂不能克木乎工
之克水以其隄防然火之獲乾謂不能克水乎謂

木之克土與金之生水尤為寧合木生於土而克
土火生於木而乃不克木乎金生於土固其所產
而氣溫以儒能生金而謂不能生水乎要知此等
議論乃後世星卜地理家窮取其近似者以售其
術若參同契之附會於易者然謂其一無所合也
固不可謂其一合皆合以為是造化之達理也豈
知造化者或
無極之直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
女二氣交感化生可物可物生之而變化無窮案

此即易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
化生是也然易言天地者即二之精易言男女者
即二之感而因益以五似非至理蓋易言散一木
以天地男女之媾合以兩耳故曰三人行則損一
人三且不可而況於五乎故謂因之說異於易之
說也若夫因言媾合亦只謂二五之合其稱二氣
交感亦然注謂每極之真以理言二五之精以氣
言蓋性為之生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銜除又名
以類凝聚而成形則謂真與精合而理與氣分矣

夫氣化之始乃真精而疑氣化之後止氣感而生
則言若有不備矣蓋因上言五行陰陽之之一大
極太極本每極以明陰陽五行皆是一物此於每
極則言真二五則言精與真為二也故謂註之說
異於因之說也

每極而太極其久正公有論曰太極者何也曰道
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之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
以名之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
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也者大路之以其條

泳綏脉之微密也則名之曰道之者玉層也皆假借而為精者也真實無妄曰誠全依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旁妙用不測曰神存與万物曰命物愛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夫地方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屬之脊標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標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為極季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万

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以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為言大之至甚也然則無極而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跡為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軌著無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無所謂極而實為天地万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其說甚明但一篇之中不曾指出為何物其意只以理言而不知其為即此氣耳既曰道理等字皆是假借之

名不知畢竟是何物而以道理等字假借名之乎
道理等字俱是假借不知假借以名何物乎此亦
是懸空之說即此可見所謂道理必有一物以當
之除却此氣無他物矣

問真精妙合而疑不介理氣妙合字猶求通曰太
極一回原無理氣之說通書明因者也曰誠者聖
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
名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繼之言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善性即

是道也即是陰陽所謂誠亦只是陰陽真命無妄
之名也聖人可此說性說善陰陽說道說大極
周子又說無極誠皆是一物隨處而各無極之真
即誠也二五之精即誠源誠立也謂真為一物精
又為一物字其謂真言其无妄精言其不雜然其
無妄者即所以為不雜而不雜正所以為无妄果
一物字二物字然則何以為合之此自二五而言
之也周子本意蓋謂此一真也既二之又五之而
其為精妙合而疑焉非以真與精合之謂也若如

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經緯錯綜之各口類而疑
衷成形之說則性又在陰陽五行之先而天以陰
陽五行化生万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為又有不
能推者若知太極即是陰陽之々即是道即是性
則真即是精而妙合之說可無疑矣

程子謂動靜每端陰陽每始此言已到極處蓋既
謂動靜陰陽已是兩端循環如何分明先後所以
說動前又有靜之前有動陰前又是陽之前又
是陰如曰動靜之々有常剛柔斷矣之類是以動

為先靜為後如曰陰陽一陰一陽之謂道之類是
以陰為先陽為後太極動而生陽動在靜之先繼
之者善陽在陰後也聖人於此有難以言詔懸斷
所以說出易有太極乃包陰陽動靜而言之何不
渾淪故凡草言陰陽動靜者畢竟皆指一論非謂
太極之全体之後人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陽
之說以為太極兼動靜而次靜為體皆非易之
陽旨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此靜字非動靜之

靜乃中正仁義之止處正太極之全本而聖人所
以克之道也精字亦是定字意此定少前靜所以
定之程子定性書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動靜亦是
動靜之靜可謂是則此靜字之義因自注每欲故
靜周子亦恐後人誤以為動靜之靜故訓之而通
書亦曰每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々則通動直
明公。則溥是此每欲之字在動靜之前為兼動
靜而言若動直靜虛之靜則動靜之靜之此定以

主靜之靜只以每欲言之為當蓋五性感動而善
惡分万事出者以有欲故也有欲則為動聖人定
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每欲故也每欲則為靜蓋
有欲則每靜亦動每欲則每動亦靜註謂靜都誠
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每欲而即則又
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且曰聖人
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矢乎靜不免少
偏其引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散矣
為証也蓋主靜之靜心兼動靜乃為太極陰陽之

全体而中正仁義則動靜陰陽之周流也
夫人之形生神發五徃或動善惡分万事出其情
欲紛然若是乎其不定也定之者唯聖人乎中正
仁義所以定之而主靜則中正仁義之道也中正
仁義只是仁義之不偏者不在仁義之外也或以
中即礼正即知然人性止有仁義而礼知孝則孟
子所謂知而勇去節文斯二者是已礼知且不必
言而以中正為礼知何與仁義在礼知之先每仁
義則礼知果何物乎其曰中正亦然盖仁義之得

其中正者也本註謂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亦是以其中正為仁義之一証
定之只是聖人自定盖聖人之定自衆人之不定
者言之而非以聖人之情其始亦有未定也夫人
之性仁義而已其在聖人則皆中正故曰定之以
中正仁義左靜者只是可以為仁義處言聖人也
心每欲而靜此其為定之道也盖每欲而靜則仁
義之全体在為何也仁義本是天理原每人欲克
已復礼所以為仁每欲其可不欲可以為義此亦

可以知仁義士靜之說但聖人仁義出於自然動靜合一純乎天理而克復又不足言也若下文君子修之則克復之謂而主靜之次乎

太極一也在天為陰陽在又為仁義太極因專以明此陰陽則立天之極矣仁義則立人之極矣其冠中正於仁義見仁義之得其中正身其實只是仁義也愚見不欲以中正與仁義並言意蓋如此因終引易之說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可以証矣

定必主靜大學言定而後靜此則靜而後定之主靜成功處只是定性書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底內外兩亡澄然每事乃其境界此聖人之定也至其用功得力處則亦不遇以有為直迹明覺為自然去其自私用智之心而已此則君子之所以求定而修之者也明道之學出於濂溪此為真傳自惟人也得其秀而尤需垂小人悖之凶只以性之定否分別人品有四衆人是未定者聖人是能

定者君子是求定者小人則流蕩不定不足言也
君子修之吉亦只是主靜為學以修此仁義以求
定而已註以敬為言乃靜字得力必敬該動靜可
見主靜必兼動靜乃為正當

勉病謂主靜云者非不動也猶易可謂君子敬
直內義以方外敬義之而德不孤敬義固未嘗相
迎而敬為之休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
天下之達道中和固未嘗相違呂中為之說是亦

每極大極之義而非有先後次第也然敬義對言
則敬終不可每義中和對言則中終不可每和敬
義中和分言亦只是動靜陰陽終不是渾淪太極
若以靜兼仁義則敬義中和皆在其中而內則敬
外則義未發則中已發則和然後仁義中正而為
大然之全也

朱子謂主靜以偏故程子只說敬又曰主靜字只
好作敬字看此言固是但周子立靜之意源不絕
以為動靜之靜則偏身作敬字看固好但如敬以

此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又曰私有一箇覺
之理可故以直內然每義以方外要之直內者其
本亦不是若者敬字不直其病亦如靜然不若識
得靜字渾淪則敬義皆在其中而自每此病矣
易艮其皆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每咎象曰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此主靜之理也夫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正
字為行止之止分動靜其曰之止之此止乃得其
可止之止則為兼行止而弦動靜矣

只每欲便是主靜蓋人能每欲則如在菑醫逼塞
之中而此必每物如在轉轉紛擾之地而此心每
事每妄每物便是靜之真境然每事以有妄為士
夫每物以有物為主宰此心乃是動靜合一之學
每欲二字地矣高話頭大人豈可輒能下乎心全
在主宰乃主靜工夫最切當心苦敬義者又寡欲
之方也蓋惟敬義求時則天理常見每有私欲將
漸之磨幽程子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為仁者
大理渾然蓋此時已到每敬境界矣

立大之道曰陰與為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因意蓋謂
陰陽立天之道則天之所以生也剛柔立地之道
則地之所以生也仁義立人之所以生
也原始而知所以生地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以
此見仁義之道修之則吉悖之則凶得之則生矣
之則死吉凶生死不過如此此易之所以為之也
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成之者性此道字在惟之先牡

由道而生也天命之謂性寧性之謂道氣道字在
性之後道由性而出也然寧性之道即一陰一陽
之道天命之性即成之者也性虽有大人而非二
理名為理氣實惟一物耳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天為陰陽則地為剛柔人為仁義本
一氣也陰陽則得天之理柔則得地之理仁義
則得人之理故皆曰道之者理之可由者也統而
言之曰氣分而言之曰陰陽柔剛仁義以得其理

謂之理以曰其理謂之道若如理氣之說則陰陽
必待理而後行仁義必假氣而後生謂之夫人道
而乃若是之偏言乎

陰陽即道蓋指氣得其理而言運行癸音皆是物
也若曰陰陽為氣其理為道之則指其不能運行
癸音者言之而道之為無用之物傳曰道並行而
不相悖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癸音萬物復
極於天皆指運行癸音者而言也

天理即天之道也道即元亨利貞亨

陽陰陽即一氣之之即可謂於穆不已者於穆不
已天之所以為天也天之所以為天者在此非天
理乎

天之福善禍滿以為天理者蓋氣之變化靈妙在
以為之而得其理耳若謂理本無為則豈能為之
禍福乎鬼神之說正如此一氣而屈伸往來莫非
理也

戒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即陰陽之
成形者其以上言之則謂之道以其下言之則謂

之器是一形而上下之形而下即是形非有下也
以爲形而上言故曰下耳若以有形每形分上下
則二物非聖人道器之旨矣

形而上下以上半截是道以下半截是器道者器
所由出器必道可自成天地綱愠是道可物化醇
是器乾道反化是道各正性命是器形以上有象
在見乃謂一象是也形以下只是形今乃謂之器
是也

一氣爲形也而上無象有象則皆謂之道矣道者

物有所由之名也形而下流形成形則皆謂之器
矣器者物有所受之名也由爲道而所由者非器
乎受爲器而所受者非道乎故曰器亦道今亦器
陰陽不測之謂神今而陰陽指其不測者而言其
曰神則指其可由者而言由道指得其理者而言
曰理皆一義也陰陽之爲仁義則仁之袖陽也義
之神陰也陰陽之爲四時五行而仁義則分尚爲
礼智癸而爲惻隱若惡亦一義也若以仁義爲理
每爲則有寂而每惑有雜而每動其爲用反待氣

而後有物而不化滯而不通豈不測之義而神之謂乎

張子曰太虛有天之名中氣化有道之名合虛無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太虛以太虛為氣之始所謂清通而不可象為神是也故曰天氣化乃氣之流行所謂教殊而可象為氣者是也故曰道虛為神則氣為形合虛無氣為性者形與神合也合性與知覺為心者形神既合知覺乃主也但太虛無物即是氣之之不側即是神今日太

虛為清之則無礙之故神反清為濁之則礙之則形是虛為虛則氣為實矣虛為清則氣為濁矣虛為神則氣非神矣謂天則虛而道則實天則清而道則濁天則神而非神可乎故程子曰一氣相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之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為神濁者獨非神乎此是以見其言之未當至渾合虛與氣為性則大猶與道為二性及有以兼之乎謂合性其知覺為心性兼天道而猶無知覺乎抑其為說未嘗如註釈者之分則大道獨其以虛

與氣而言之猶未已於理氣之失也
或謂張子言氣之為物散入每形適得吾體聚為
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每氣之不能不聚而為
萬物之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又言聚而吾體散
亦吾體又言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水凝於冰是
皆以氣言性特以聚散而分氣與虛耳曰太虛不
能每氣之聚散於太虛謂氣與虛為一物可乎
謂氣散為虛聚為物則虛為散氣為聚天為氣之
散道為氣之聚子要之虛實也聚散也皆氣也其

曰大曰道曰性曰心皆此一物隨處異名不容分
別強為之言不覺其危矣或又謂張子言虛空即
氣則有每隱顯神化性命通一每二蓋未嘗截然
分虛與氣為二也曰是固然矣然其下又云若
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
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則又是以性
由虛形山氣而合虛與氣為性之說且有不能指
者又其以清虛而不可象為神散殊而可象為氣
虛言神氣言化天主神道生化安在其為通一每

二耶蓋其論道之者固已獨異諸儒顧其言之中
精亦自有不能免者若如今人理氣之說則虛為
理氣為氣合虛與氣為合理與氣其天至於以天
為理道為氣性兼理氣而每知覺々々出於氣性
獨出於理以是而病張子則誣矣

太和所謂道朱子以為與堯而中即上和每異誠
然蓋易言絪縕太和乃道之全体正蒙以散覆可
象為氣又曰由氣化有道之名以清通不可象為
神又曰神者太虛妙應之曰又曰由太虛有天之

名則太虛與之為一路太和與氣與道為一路太
和指堯用落在動底一邊太虛指本体落在靜底
一邊推其說則太虛每形而太和有形太虛為神
而太和為化太虛為未炭太和為已發實非絪縕
太和之本旨終不若一陰一陽謂遂之去為說虛
實動靜神化隱顯拳其全体而每欠也
太虛太和言道未嘗不是然終不若太極云者落
在一邊故也中庸以中和狀道之体用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必兼言始備太虛

言者似中太和云者似知太極之言虛而虛在其
中不言和而和在其中二字雖出於孔子周子獨
能指出為固乃其灼見之妙

水火二物造化妙用天地之先氣也蓋天地初分
陽陽之氣其內煉冒災者則為人之騰而上天之
陽之濡濕浸潤者則為水之滲而下地之陰也然
水火雖同出畢竟火先於之猶天地初生畢竟是
天先地後其理如此天一生水地二生文之說出
於緯書不足憑據若道世濡者已知其說之非但

以火先於地猶為未然蓋陰陽升降天地乃分豈
有每地之先而有火之理乎若以火先於地則火
獨天化與地無干易離陰爻於陽蓋火雖非陰而
合地以生則亦陽之陰也猶坎陽陷於陰則水雖
非陽而合天以生則亦陰之陽也故火之為飛揚
為光明為火執天陽之本性也其隱于木石者亦
從地類至其燔灼烹煎及能救物則陽極而陰之
理乎水之為流註為柔暗為寒涼地陰之本性也
其祥為雨露者亦從天類至其浸潤滋潤及能生

物則陰極而陽之理字太極圖大陽居在水陰居
右深得此義但陽及陰合而生水火與通奮水陰
根陽火陽根陰之類猶天一地二之說耳正業木
曰曲直一段解五行處殊有精義不類習見其曰
水之氣也故冬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
焉則火生土土克水之說非矣其曰木金者二之
策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本之為物水清則生火
然而不離蓋獨土之淳萃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
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

火相得而不相害餘之及流而不範蓋得土之精
實於水火之際也則天三生木此四生金天土生
土之說非矣何也蓋既曰與陰陽外降土不得利
則就得而克之乎說曰木金為土之萃實豈非有
土而後有金不乎既曰得水之精於土之濡得火
之精於土之燥豈非水火亦出於土乎夫土既是
地不天同生可以造化水火金木者也而豈四物
之類乎後人泥於天土之說不得其理則謂土兼
四行隨在奇勝豈有生居四者之後而及能兼体

四有之金子張子此論亦是以見造化生成之序而初後世五行之惑但欲細心以解耳易成之者性也下文即繼之曰仁者見言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見以仁知為性成性存之上文則曰知崇禮早是以知禮為性順性命之理下文則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仁義為性則夫仁也義也知也禮也孔子言性止此四者然亦不過仁義而已禮者仁之節知者義之明克己復禮為仁可見禮即仁知終之之可以存義可見義即知

若夫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又不必言義亦是以及盡之矣孟子言性亦止四端後也因五常有明友之信而益之其實性為仁義禮知之實體又豈可加乎自信之說一出於是仁義禮知及待以成而天下若有不實之惟矣同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太宰子乾二一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及化名正性命誠斯立焉而繼之曰成之者往此可以見仁義禮知若性之真實理自然其各曰誠不待益之以俾而後定故凡聖人所不言而成有如焉者非

贅則妄也

性只是仁義禮智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於心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之實知斯二者而去也禮之實節斯二者是也則又曰說仁義易曰君子休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同足以幹事孟子言知義出於此周子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通与守皆知之德而以通言知以守言信程子好學論亦曰五性蓋緣太極圖以所配五待非

易與孟子之旨其後相治而不覺耳予所以不欲以信言性者大抵体本實仁義自足而必強添忽後人以性為偽也

萬物体統一太極是也謂一物各具一太極猶朱然太極既分生人生物隨其大小各有太極之理不能每全偏多寡之異譬則太陽在天凡物皆其可照然隨其大小而受光不同謂之皆有太陽之光則可謂之各得太陽全光別不可然則聖人全體太極何也此人之所以異於物聖人之所以異

於人也太極之理人得之全聖人得之為尤全然
則人皆可以皆堯舜何也曰此君子之所以修之
而異於小人也然而湯武之聖於不若堯舜顏子
之賢終不若孔子豈非性之初生其得太極之体
容亦有未至乎但其次致曲之能有誠此君子所
實乎此性之守也

心性之辨何如曰性者生乎心而根於心者也人
之物生得氣以為生之也本純粹精一其名曰性
之為之本外孝者形內孝者心皆從此生是形與

心皆以性生但心之得氣為先其虛灵如覺又性
之所以神明而獨為大体非衆形所得而比也然
與性並言則不能無先後大小耳但心之初生曰
性而有及其既成性乃在孝則也性遂若無所別
實故曰仁義之心以性之在心言耳又曰惻隱羞
惡之心以性發乎心言耳夫性既在心則情亦發
乎心矣張子有心統性情之說朱子以為性情之
上皆着得心字所以言心統性情心備未究心性
之生與其本也天下無性外之物心之在人亦是

一物而不在性之外性宣心之所能統乎故掌碎
之心則朝廷性則人君朝廷政教号令之所自出
而君實主之君以政教号令之所出而謂朝廷說
乎人君可乎要之朝廷者人君之所建立而因以
居之者也非人君不知朝廷之為尊非性不知之
之為大此可以知心性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孔子言性如此後世笑加乎又謂成之天性兼
上之一陰一陽之謂道而言則成之之性為陰陽

之氣之所成亦明矣其曰相近相遠者蓋天之生
人以有此性也性成而形也形亦性然不過一氣
而已其氣之凝而有休質者則為人之性形之為
氣若乎足耳目之運動者是已性之為氣則仁義
禮知之靈覺情純者是已然而形有長短有肥瘠
有大小雖万有不齊莫不各有平定耳目舌故自
聖人至於衆人竒生之為人未有形之若禽獸也
其性之有偏全有厚薄有多寡虽万有不齊莫不
各有任義禮知聖故自聖人至于凡人苟生之為

人未有性之若禽獸去也故曰相近及乎人生之
後知誘物化則性之得其全而稟且多者習於善
而益善於是自有為聖人者矣性之得其偏而薄且
少者習於不善而益不善於是自有為愚人者矣其
同等第遂至懸絕故曰相近相遠其義如此論性
者不得其故又恐二於孟子性善之說以此為兼
氣質而言矣性本是氣而白兼之則性實何物乎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字對善字則即性字
孟子以性為善已到此是探源而知流然而於

公都子之測呂以乃若其情可以為善舍之蓋以
人性之有情亦若道之有繼也是所流而和源若
者夫子相近相遠之旨即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
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
鮮矣是也孟子言性則未及此明道謂孟子所謂
性善只是說繼之善也乃借易語以就人分上說
即乃若其精可以為善之意正見性以上不容就
心夫子言繼善在人未有性之前孟子言情善在
人已有性之後此孟子朱及夫子處明道之謂蓋

欲見其意耳

其曰上知與下過不移何也曰天之生人其為性也皆相近能亦有得其性之極全而其靈覺迥異於衆人去謂之上知上知者生而為善非習於不善所能移也亦不得其性之極偏而其昏蔽亦時異於衆人謂之下愚下愚者生而為不善非習於善所能移也夫謂之習者自上知以下下過以上者而言也若夫上知則自為善決不肯習於不善次不肯習於不善乃所以為上知也下愚則自

為不善決不肯習於善決不肯習於善乃所以為下愚也若肯習於不善則不得謂之上知肯習於善則不得謂之下愚以此正見性之不移習由人足以知性何也蓋人性必有此仁而後肯習於仁人性必有此義而後肯習於義性之全薄者習之難習之難易即其性也

而足以知性者此予

凡言性則已屬之人物即是氣質蓋性字從心從
主乃人物之心之所得以為性者人生而有心是
氣之靈覺其靈覺而有條理則是性仁義皆氣之
善名故謂仁義之氣之有清濁美惡即仁義之多
寡厚薄其仁義之多而厚即性之善其薄而少有
父心者亦未免有不善故孟子性善之說不若夫
子之備乎

論性不論氣三言此正以性為理以氣為氣之說

非明道之言蓋明道云性即氣之即性今謂論性
不論氣論氣不論性明是兩言兩曰二之則不是
何也若知性氣一物則論性即是論氣論氣即是
論性矣若謂論性不論氣是謂不以氣論性之謂
論氣不論性是不以性論氣可乎然不以氣論性
則不知所以為恒正過不明只以氣論性不分人
物偏全亦是未明心今乃今未備未明則愚猶未能
解也咸問告子孟子之言性但為未明字曰是謂
告子以氣論性而孟子以理字蓋生之謂性未嘗

不是孟子因其蔽而折之故未及伸己之意而詳
言性之始終也以為未備孟子是也若告子之不
明則正坐以氣論性而不知人物之有偏全其曰
生之謂性則未可以足責其不明也

論性之旨唯明道先生為至其言曰生之謂性之
蓋掌及覆求之太極溫論一氣之氣其時未有陰
陽之令善且不可名而流惡乎及陰陽既分細緼
太和化生人物其時每有雜揉猶是太極之初但
已有陰陽二物相對所以說繼之者善雖未有不

善而善之名立矣及矣人物化生形交氣感雜揉
紛紜則氣之所稟萬有不齊而陰陽善惡於是乎
分季但其初生未感之前其時善惡不前亦如二
氣細緼之始故亦無可言及有性有感動而情欲
出焉則各得未生氣稟而善惡皆性但其稟賦之
一自非受氣之極惡有不至於禽獸則亦無大相
遠者而其精之所發皆可為善其有不善則亦自
既發之後及見此孔子所以謂相近孟子所以謂
性善其本一而已然而相近至矣性善之說若有

未備者所以有待於明道之發明也
上知與下愚不移而又曰惟聖固念作狂惟狂克
念作聖何也蓋上知下愚其未慙繼若狂之於聖
猶有可入之路故曰狂者進取聖人之所欲裁抑
以進於道者若果克念作聖之功在此矣聖而固
念固每此理亦亦是言其念之不可不謹耳正但
相近習相遠之說而非不移之謂也
成之者性下文即繼之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
見之謂之知而性日用而不知故夫子之道鮮矣

夫成之細性乃仁智之全体也然而有不知有仁
者焉有不知有知者焉又有兼仁知而一知者焉
合是敬等雖曰不同然猶不甚相遠至於仁知者
習焉而不已百姓日用而不習於是子始付伯于
一之不同耳此正性相近習相遠之說也
大申習與性成言習成之惡與性成底同非言生
之惡也註言習惡而性成非是伊尹蓋曰太中所
為乃木義之卒習惡所成遂與性成底一般蓋押
習不非義理之人而致然也所以嘗祠官而使君

之以密爾先王之訓則從此脫之黨而所習者皆善所以克終求德若習惡而性成則是下愚之不

移者豈能遂反而得其每迷乎生而知之者上也一章與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下愚不移正相發不移便是上下二字近即字知固知相遠則有由此而進為上知者矣有由此而流為下愚者矣惟在學習二字習於善習於惡之別學則惟其善而已矣

聖人之學盡性而已故曰究理盡性以至於命究理所以盡性至命亦即於盡性得之中庸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是也其次則曰養性若率性則衆人也率之不已則是修德凝道則是致曲修德疑道致曲即是戒懼慎獨戒慎慎獨即是養性率者率之而不違也養者克長之以至於盡也盡也者極其全体之自然而非有所加於率此養之外也故聖人之學盡性至矣後世言心學者已落第二義為不見上一層耳

生者人之性也性者人之所以生也蓋人之有生

一氣而已朕非之初天地靈秀之氣孕於每形乃
性之本其後以漸而凝則形色象質精神鬼鬼真
非性生而心為大其靈明之妙則形声象質有所
宰精神鬼鬼有所宥而性於是乎全乎故曰心者
生道也性者以之所以生也知覺運動心之靈明
其實性所出也每性則每知覺運動每知見運動
則亦每心矣先儒謂心統性情不然性生乎心而
妙乎心者也而豈心之所能統乎曰性何以有仁
義禮知之名也曰仁義禮智昂矣之陰陽二氣仁

禮為氣之陽義知為氣之陰方其在天然氣流有
細溫太和故但謂之陰陽謂之道理之善乃其生
人則人得之以為有未之本而形色象質精神鬼
魄皆其所為而心則全體之所在故謂之性之從
心從生人心之所以生也每其在中未易免測亦
每名目渾淪而已及其感動則側隱而知其為仁
羞惡而知其為義辭讓而知其禮是於而合其為
知則性之名所由起也未非性本有此名也同情
各有所理而分別之耳此仁義禮知所以先儒

獨以理言也夫性之為性每所不該而此四名則
其大者人之所以為生實不外乎曰然則何以能
知覺運動曰知覺運動氣之良能仁而不能何以
以惻隱義而不能何以羞惡禮而不能何以辭讓
知而不能何以是非故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心之
知覺運動為之而心之所以能者則性為之但性
盡可見固情而見耳性發而為情而其能為才若
志意思慮之又緣心而起然亦矣非性之所為也
問何以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曰孔孟每是說也

蓋性而是氣質之名生於人之有生生人之本生性
不可名既名為性昂已是氣又乎有氣質之名乎
既無氣質之性又乎有天地之性乎蓋緣孟子言
性善夫子言相近求之不得故以善為天地之性
相近為氣質之性以要其同而不知其及異也性
一而已而有二乎曰然則何以明性之為氣質也
曰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
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佚也性之有命乎君子
不謂性也又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也禮之

於度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其過也命也
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由此言之耳目之類也曰
氣質而皆天地所生仁義之類也曰天命而皆氣
質所成若曰仁義之類不生於氣質則耳目之類
不生授天地有此理乎故凡言性也者即是氣質
若說有氣質之性則性有不足氣質者乎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蓋子達之論性即是氣論性即是論氣也即是性
論氣即是論性而以為不明不備其失在於必性

為理氣為氣而不肯以性為氣故其言若是安在
其不二之也曰孟子性善之說如何性善者操其
本厚則易從之者善人指其善見則乃若其情則
可以為善也此孟子言性之本者也然性之本也
善而氣之所為則亦有不善者其善也善而流之
所弊則亦有不善者故曰若文為不善非才之罪
也然而以為非性則不可是義也孟子蓋夫及言
之以急於折辨告子耳當時告子折於孟子造未
及伸而其辭遂尾亦以己原無真見其實告子捨

主為往若得真見則與孔子相近也旨每異孟子
至張性善若每形色天性與口之於味二心立明
則亦豈能通服告子乎曰生之謂性之說如何曰
性者人物之所以生也生則每性以言性也之本
者人物之生受氣不同則人有人之生物有物之
生豈猶同乎其理本明但告子以把柳湍水言性
蓋指先之偏日惡者言之而此主之謂性乃其誤
之根本故孟子知其病之所在而急以生之訓性
猶白之謂白者裸之便告子而曰不然則白有不
同而生亦有不同矣孟子雖辯豈得而屈之乎於
此可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失而孟子知言之
學所以異於告子也

明道論性乃有取於告子生之謂性曰性即氣之
即性之謂也用具言而及其意而於孟子則微
寓當時不能屈服告子之意而曰蓋主之謂性人
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後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
說性又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則孟子
只說繼之者善而於成之者性蓋上言之未備不

言而可知矣問孟子告子之言性孰為正曰告而
語是而意非孟子義明而語猶未究要之聖賢技
世立教取其可以為天下後世訓者所以為正也
便告子之親行則人將以性為惡為偽為在外為
與物同而人類化為禽獸矣猶幸而有孟子之說
在則人皆以性為善為真實為在內為與物異而
仁義之道明也類不至於禽獸其為功也孰大焉
曰然則明道有取告子之言何也曰非故取之固
其言之可以明性而不欲惑之耳陽虎曰為仁不

富矣為富不仁矣陽虎豈有為仁不富之意乎孟
子豈以為富不仁而取之乎明道於告子之言亦
若孟子之於陽虎也
問盡性之說曰性之在人雖聖人之與衆而亦相
近也然聖人則得性之全故於仁義禮智各充其
本然之善推而至於如耳目口鼻四肢百體之類
皆得其理而無虧愛故以形言之謂之踐形以性
言之謂之盡性蓋性每內外兼形亦性也性每始
終其終也所以及其始也其斯而已矣

曰耳目口鼻四肢之與仁義禮智之同為一性者何也曰性一也仁義禮智舉其同之大者耳其實人之身皆性也父子君臣實主質哲舉其屬之大者耳其實耳目之類皆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况一身之同乎故曰民生有欲不可以欲為非性但流則有以害性耳如仁義之於父子君臣自有本性其仁與義亦不可過之則亦為性之害如以人欲之害性為非性則過於仁義者亦及害於仁義而以仁義非性可乎故曰性一也而以為氣

質天地之性者是及疑於孟子之說者也曰性無內外何謂也曰道無內外故性亦無內外言性者專內而遺外皆不匡一本者也今大陽之必有陰也盡之必有夜也暑之必有寒也中國必者炎伏也君子必有小人也則夫理必者人欲也善之必有惡也亦明矣以性本天理而無入欲是性為有外矣何也以為人欲交於物而生於外也然而內本無欲物安從而交又安後而生乎故陽與暑必必於春復用事之時陰與寒必居於秋冬退藏之

地而中國常尊夷狄常卑君子常勝小人常負此
聖人之所以故教以法大與過人欲而存天理其
道一而已若以人欲為外而非性則性為有外克
其說必忤人欲而後可以有生乎是異教之類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欲惟精惟一允厥厥中朱蔡之
說見於中庸書傳者皆臧惟危惟微之義蔡氏差
為明白愚謂万世言心學者說始於此十六字不
容一字有差蓋掌及覆求之心者性之所生而惟
在焉虛灵知覺皆性之所為也此正上帝所降之

衰民所受於天地之中自有本然一定之則而不
偏不得每遇不及其以為人心者此也其以為道
心者亦此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声鼻之
於臭有是口鼻耳目之人則有是食色臭味之心
人之大欲故謂人心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
之於賓主知之於賢哲者是仁義禮知之道則有
是父子君臣賓主賢哲之心道之大論故謂道心
曰人與道心本則一人心道心性亦每二人心人
欲人欲之本即是天理則人心亦道心也道心天

理天理之中即是人欲則道心亦人心也夫其為
心也本同而其所發也亦同時以其百微危之故是
以不得其中惟危者人心之萌易於流蕩遇與不
及時一聞耳其可畏中惟微者道心之萌難於休
驗道於不及亦成希耳其能辨乎故聖人之學精
一而已幾精察識之真人心道心皆必有以審其
幾要一亦時守之矣人心道心皆必右以守其正
要如是則人心之危者有以節制之而安道心之
微者有以擴充之而著是為有得乎不過不倚之

本体而自每遇不及之差矣豈昨信能執其中乎
信執其中亦只是本然之性同其發文於心故聖
賢於心上用一亦自心上立言其寒尽性之學也
精一之說亦只是中庸戒懼慎獨或疑中庸戒懼
慎獨只是惟一故以惟精為惟一工夫以明善為
誠心工夫夫夫戒懼慎獨而不味其幾致其精戒懼
慎獨而不二其守致其一也工夫雖一而其取法
明惟聖人之學精一一貫其次則未有不自精而
一者如或晉之說但求簡易然克其類則禪定之

流矣於此四言可以明心性之學可以明儒教之
辨

人心道心各有自然之中人心之中為易故曰危
道心之中為難故曰微精一所以擇中而守之也
明道謂人心人欲道心天理不但人欲天理亦有
過不及如是未必中苟為不察既以人欲為中
大誤為已得其中非執中之旨矣

或問舜言人心道心而不言性何也曰名生於人
舜時未有性之名而以為中者即性之體而人心

道心之極則也至於成湯始曰惟皇上帝降衷於
下民若有恆性其所謂衷即舜之所謂中其謂之
性豈非以中為民之所受以生而因名為性乎田
是言之舜之言中即性成湯之言性即中名雖異
而實則同舜非含性而言心湯未掌籥中以言性
也後也見舜言心而不言性遂以心為道而不
後求之於性不知聖人之德曰生之曰性百皆以
性言而及之身之皆自性上用功乃為得之故言
學而所自乎心者是知有人心道心而不知有所

謂中也

朱子謂仁氏廢捺得這心極精細如一愧物事判
了一重皮剝一重皮剝得極盡每可剝處所以磨
弄得這心精光他使認作性不知正聖人之所謂
心故上蔡云仁氏所謂性正聖人之所謂心仁氏
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談貫得這理佛氏
厚不認得這理一節便認那知覺運動徹性此如
辨得心性儒佛頗明但予以為知覺運動是心而所
以生之者是性若以理為性知覺運動是心則性

反緣心而有理每所著及為空寂之物是亦不足
以破佛之謬

明道謂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又謂天下善惡皆夫
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不及便是此可以見
道心之為天理天理之有過不及予謂允執其中
之中須兼又心道也而言人心亦自有中道也且
未謂之中也

所論與先儒不同處只是以氣即理以性即氣此
其大者先儒未嘗離氣而言理也然其曰理氣本

每先後之可言然心欲其所後來則須說先有是
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每是氣
則理亦每掛格也又曰而今如得他合下是前者
理先有氣耶然以急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
行及此氣之裹而理亦在焉蓋氣則能疑結造作
理却每情鬼每計度每造作只此氣疑裹理便在
其中分明把作二物亦者掌雜氣而言性也然其
曰有是理而後有是氣但氣之清者為聖賢如宝
珠在清水中氣之濁者為愚如珠在濁水中又曰

人性如團火煨在火裏撥開便間亦分明把作二
物若如即悅則氣之疑裹造作即是理水清水濁
即是性如布噴作布其絲縷徑緯錯綜則是理噴
作樹其根株枝幹蒼定則是理故言布則即布是
性言樹則樹是性若曰所以為布所以為樹乃為
理為性則教人於布之外樹之上尋理尋性而裏
本討推其類必有起然一物立於天地之先以為
理於然一物懸於形氣之上以為性於屬悅惚終
屬意見迫於異說矣

聖人之學只是盡性大舜人心道心之中即是性
精一執中所以盡之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
性孟子之學所以能傳聖人之道以其知性善之
故言存心必曰養性言尽心必曰知性言求故心
必曰仁言本心必曰義言良心必曰仁義若離性
言心則非心之本然為揚以下諸子不識性而言
心所以畔過周子言主靜明道言定性皆未嘗言
性言心自陸子之學自先立乎其大者與求放心
放心若獨指心而言已有獨住本心之失至其從

揚敬仲一誤遂至以心為性而曰道心謂心即道
也心之精神謂之聖謂心即聖也夫以心為道為
聖而一功由之以為言下有悟言心下自省便即
是道便即是聖人此非叔氏明心見性成佛之旨
而何今之人好異自高遂竊其說而張大之曰致
良知而其從從傍竊聽以為妙道精義且指其一
種虛空虛見者即此解袖悟學不知性而專任心
其流之弊一至於此然則心性之門其儒教之辨

心性寧似一而二令人知其一而不知其一所以
為嘗易差傳習錄說性一而已自其形体謂之天
主宰謂之帝流形謂之命賦於人謂之性主於身
謂之心心之矣也過文便謂之厚過君使謂之忠
自此以至每窮只一性而已是以心昂性也以心
為性乃此老根本之誤故其他處又曰知是理之
靈心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必就其稟賦處說使
謂之性孩提之童每不知愛其親每不知敬其兄
只是這箇覺鳴乎此以說也仁氏只為以心為性

便謂至靈至妙都在此間所以只去守心以為只
守得此心便無過非道而不知心生於性下指已
涉形氣便有不好的在其發於性者便是其感於
外而不發於性者便非道若住其所發便以為良
心便以為道則其不良者乘間而出安可以為道
乎渠說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
是發於性者若其不出於性者亦未嘗不過若親
也而亦可謂之忠孝乎又說孩提之童每不知愛
其親敬其長也每不知敬其元亦是性之知若其

不出於性之知而亦豈能皆愛其父皆敬其兄弟
况又有似忠而非忠似孝而非孝愛非其所愛敬
非其所敬以為一出於志心之忠吾之性也而不
有以察識辨別之則亦安能知其孰為無性之所
矣為無之本心孰為非性之所感而非吾本心之
其不至於諸賊為子而獨狂自恣者解矣故予以
為此佛說也或謂佛謂本心只是悲憫箇心使不
走作便体是去倫理而言別每依用所以有此疾
若致良知者之於此心皆在志孝愛敬矣見心雖

廣而不出於君臣父子兄弟人倫日月之間佛安
得有此故指本心則一般而作用不同所謂差毫
釐而繆以千里也是不然佛之字本心而不用是
其不用處害道今之任本心而用是其用之害道
今之任本心而用是其用處害道每父子兄弟君
臣而不忠不孝不弟與有父子君臣而其不忠不
孝不弟乃自認以為忠以為孝弟者其相去之間
能幾何哉故佛氏絕棄論理而備本心其忠易
知而人猶惑之今之說本心者又不出於倫理之

中一切以忠孝愛敬推廣堯見為教則人之惑之
豈不尤甚於佛氏稱道理而大亂真正此等學術
是也吾聖人之學何嘗不求之本心然而不敢專
任其心則以其有察識辨則之切所謂格物致知
者以為之先皆所以親善而明便此心不難於惡
然後自誠而正之其難其慎蓋如此今但謂允其
舜而即指為良心以為知良心者即良心也不知
何以知嗚呼此正所謂差毫釐而繆千里矣
人心惟危教誥聖賢授受萬世言心言性者莫以

加焉由此則為正道出此則為邪說為異端蓋聖
賢之言心合於性而言也故同人心道心而求所
謂中異端之言心離乎性而言也故一切以每心
為教而其去中也遠矣今親氏每父子君臣夫婦
是每道心又欲出焉生死以身為知妄是每人心
而其每生每相明心見性之說乃欲駕出精一之
上真邪彼之亢者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只是此中
天下之理中焉止矣然而曰庸者化也蓋所謂中

者乃常理也言中而不言常恐人以此為高妙而
求中於無所著落之處故以庸足之其實只是中
也君子而時申隨時變易以為中乃所以可常而
不易也君執其一定以為常則時有究道有變而
及不可常矣故庸之義蓋以足中而不需乎中也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
曰唯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夫衷者中也
恒者常也中庸之義出此

人欲只是人之所欲亦是天理之所有者但因其
流蕩而遂指其為私欲耳其實本体即天理也聖
人之學固人之欲而節之則亦莫非天理而非公
人欲以為天理亦非求天理於人欲也書曰民生
有欲無主乃亂所謂主者亦只節其欲以治其亂
而已豈能使民之盡去其欲乎叔氏裔形容知困
口枵腹而猶未能克其說可見矣

舜之好问好察而用中即是精一處顏子之枵字
中庸得一善則奉也服庸即是博物處文好问好
察與枵中庸共為格物致知之學其明今謂戒懼

慎獨為精一博約而疑程朱格致之說之非別當
其好问好察與執乎中庸之時獨每戒懼慎獨之
功乎而戒懼慎獨之功博每所施於好问好察與
善之時乎蓋聖賢言學經傳錯綜每所不可大學
自格物以至修身乃其自然之序順而施之經也
若戒懼慎獨則格致誠正自然之功橫而貫之緯
也豈可同中庸之是疑大學之非乎次戒懼慎獨
以為約禮雖明以為博文則不其明必通於經緯
之說然後知傳約精一之旨與格致誠正戒懼慎

之義橫來豎去並行而不悖矣
大舜言人心道心而以中為極若心已得中何必
更說出一箇中來此正見心不就是也夫子曰回
心其心三月不違仁心不違仁此正見心不就是
仁也若孟子謂仁人心也是指心所自生而言獨
指日而言天猶非天也故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
其生之性斯言至矣程氏不知心乃性生既涉形
氣猶非全性却一向指為至道見其虛靜光明便
謂靈機妙法盡在於此所以不復上求於性其失

至於純滅天理謬迷本性倡徃自恐論為禽獸以
益見心之非性而不可便以為中為仁也若若心
即是字是仁則親子之所以求之於心者望忍勤
苦終身投弄只此一物既已每所不用其極若而
其流弊所極何以至於此字故聖賢之學必曰正
心曰洗心蓋未嘗不自性上求之而遂亦依憑蓋
謂此也後儒之言學者謂心為太極心統性情既
已失之但橫渠所道猶為有得於是性一書若夷
節則探後玩奏雖曰不礼禘伯不佞佛老而於非

聖賢之正故善字者之於心存之養之心以求仕
為本以得中為止正心洗心亦以是此理若不知
求仁而曰吾能求於心不知執中而曰君能守道
心真所謂差毫釐而繆千里也
西銘一篇意思是好但首二句似赤木尽蓋天地
之寒指氣天地之助指志是謂天地之氣為吾之
体天地之志為吾之性矣以体與性相對猶為未
倫而以天地之心為人之性而非達理夫天地生
人一氣而已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蓋中即此氣

昂天地之性之所在也以其全得不偏而言故謂
之中以其不雜而言謂之善即繼之之善以其為
有生而言謂之性昂成之之性其實即是此氣之
以成性尚內季則為人之心外季則為人之體
者氣之充而心者氣之靈豈有二乎哉夫心與體
對其實亦人之體持以其靈明故謂之太體猶非
性之此也天地無心而人之有心實出於性以天
地之師為心是以心為性也心性之辨不明後世
予尚有惑於而銘

明道先生曰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偏
則為禽獸為夷狄中則為人此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之義也又曰一物不該非中也一豈不為非中
也一息不在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此中庸之
義也又曰且海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而邊
每中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提一箇中未為中此
未矣之中之差也明道此等語只說非中字到極
處可謂無餘蘊矣

明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

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大之性猶牛之性中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可與言性矣明道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棟別善惡一切極容覆載但心之有道耳故聖人之志正欲老者安之明友信之少者懷之又曰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善惡盡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常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入一物又謂天下善惡皆天理言惡者本非惡但

或過或不及便如此之處說天理字極盡先生語昔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過自家本貼出來以此知体贴天理只是每揮則而心之有道此可以見聖人天地氣象此可以見明道聖人氣象天下之理唯中為至所以堯舜禹授受多少大事只以此一字相傳雖天理二字紙不過為有人欲在也人欲每過不及即是中天理有過不及亦非中蓋体贴者必於其中方別退與不及若行仁義而羞尤君子之學之行謹也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惑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此語未精非孔子之言天性不可以動靜言而動
靜皆性也豈可以靜為天性而動為物欲于若靜
為天性是性無動也動為物欲是性無感之無動
無感亦空寂之物耳豈得為性乎

予謂不必以信字性者蓋四德木家不可復如若
以為誠則真家無妄而太極之理不當居四德之
癸若止以明友之信無所分屬則君臣朋友曰義
與信於性皆義也類是亦不必有信而後可屬也

後世以上所水火金木之後而是五行其失一而
已矣

天命之謂性言天命之以為人則人之所以為性
也天命之以為物則物之所以為性也率性之謂
道言人率其性則為入之道也物率其性則為物
之道也修道之謂教言聖人修入之道則入之所
以有教也此二言所重在人而必兼物言者以後
章有尽人物之性之句是以子思立言之道必至
於此而後完或問天命謂性與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何以辨曰一義也一氣流行生人生物即天命
之所在也。雖其渾論句穆而或差參不奇則有中
與不中之異而人物之所由以生者正性有在於
此耳。受天地之中以生者則為人。即人之所以為
性者也。受天地之不中以生者則羣物。即物之所
為性者也。天全謂性蓋兼言之而受天地之中以
生則獨精人。予故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
性猶人之性。欲通於此而後能知孟子之說也。受
天地之中以生者人皆然也。而何性有不同。欽曰

其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所同有多寡者。人性之所
以有異也。聖人則得天地之中之全矣。大賢則其
所得者多矣。以下所得有什佰千萬之不同。則中
全並受於天地而安能一也。皆為聖人。真大賢字
智愚賢不肖於此字別矣。而况乎形生知。堯知誘
物化則遂有矣。其所以為人之性者。而與禽獸每
幾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道於此而後能知。死
子之說也。曰聖人言教之者。知何曰聖人則天地
之中矣。其次則不能學。賴於聖人之教。以求中為

而亦可以至於聖人矣故曰白誠明謂之性中之
謂也自明誠謂之教求中之謂也若夫愚不肖之
為人雖曰與禽獸無幾然其所得於天地者猶有
原初之中在而所以為人本實不能無賴於此苟
能不自異棄則猶可因此而復人性之本然乃聖
人立教之旨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通於此而後
能知孟子之說也

